

我唸淡大；有人管我叫駭客 ?believer

瀛苑副刊

有人說：「淡江真是個好地方。寧靜，又有一座豪華的圖書館。」

喜歡校園裡的氣氛。白天，來來往往的人潮，感覺活力的氣息在每個同學之間散發出來。假日和夜晚寧靜，偶爾還下點雨。我愛打著雨傘，在學校的每個小徑間漫步。其實在唸書之餘，會經常的望出窗外，並沒有特別想要看到什麼。有時望著天空，看著夜景，心情就會平靜，思緒就能沉澱。

之前景氣好時，大家都覺得像我這種唸資訊科系的人，就鍍了層金，前途看好。他們哪裡知道，除了白天沉重的課業，我們還得經常在深夜，讓自己跟電腦對話：寫程式、思考、找資料。很多人以為我們溝通能力不良，個個都像是沒感情的機器人、都只會上聊天室宣洩感情。其實我們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去進行奢侈的社交活動。頂多在學習與工作之餘，在看似虛擬卻跟生活一樣豐富的網路空間裡，看著一個個的暱稱，在使用者名單上面，出現，又消逝。所以真正來說，我們花比較多的時間，透過電腦、藉著網路，以自我對話來追求成長。甚至會覺得，電腦和網路就是自身的一部份。透過這樣的媒介與互動，將我的思緒放大到智能與精神上的滿足。

午夜一點，當我面對螢幕前這段程式臭蟲苦思不得其解的時候，遠方的IRC 頻道傳來這樣一段訊息：

「嘿！believer老兄，我今天戰果豐碩喔。又crash掉兩台server。」

「喔，都哪些單位的啊？」隨手敲了幾個字，我漫不經意的應付著。

「江西一所大學的mail server。還有湖南觀光局的網站，我學上次kitty的經典之作，在他們的首頁放了一隻皮卡丘哩！」

「奇怪，中美海纜不是又斷掉了？你怎麼連過去的啊？」

「我上個月不是跟你說過了嘛，我在大陸某一家網路公司的電腦上面放了一隻木馬程式，會把我寄過去的e-mail當成指令檔來執行啊。」

瞧他那個得意的樣子，我淡淡的笑了笑。關掉螢幕，闔上疲憊的雙眼，我進入紛亂的思緒。

三年前抱著聯考失利的低潮來到淡水。除了無心於課業，我連鑽研程式的動力都沒有了。閒著沒事，除了逛網路，還會去攻擊幾台看不順眼的機器洩憤。因此，面臨了二一邊緣，這讓我更加的躁鬱，持續的靠著網路來打發時間。這段近乎空白的日子，我是一個標準的虧客。不過，天曉得，每天混水摸魚終究會摸到大白鯊的。

期中考過後兩個星期，心情正煩。我又成功的入侵了一台電腦，逛了逛，正想拍拍屁股走人的時候。突然發現我電腦上的所有設備都動彈不得，被鎖得死死的，只剩下一個IRC視窗和電源開關可以作用。心想：「可惡，該不會被別人反追蹤了吧。」電腦裡面還有花了兩三天改好還沒有存檔的程式，開關一旦狠心按下去，心血就全都白費了。正懊惱極的時候，那個IRC視窗出現一段訊息：

「嗨，你好啊，這個時候關機不太好吧。要不要跟我聊一聊啊（笑）」

我想，都已經這樣了，如果救得回來最好，反正講講話也沒什麼損失。

「電腦玩很久了吧？唸什麼系啊？我注意你很久嘍。」他問道。

「是有一段時間啦，唸資訊相關科系。」（奇怪，管那麼多幹什麼）

「哇！真好，能有整天的時間學電腦很幸福呢。哪像我，每週都要煩惱有機化學分析報告要從哪裡生出來。都不能專心寫程式。」（什麼，這個人是唸化學的？）

「你比較在做什麼方面的研究啊。」

「之前對壓縮還算有興趣，但是為了考聯考就沒有在摸，沒力啦。」

「為什麼會覺得沒有動力呢？系上環境應該不錯不是嗎？」

「唉，你不知道啦，同學們作業都互相抄，成天掛在網路上面找美眉抓IP，以為知道哪個漂亮美眉住哪間宿舍就很得意。要不然就是聯誼、夜遊，關起門來自己唸，一點討論的風氣和意願也沒有。」

「聽說電機資工系上有滿多老師都很照顧學生啊。」

「我不是唸理組的啦。因為對物理化學都沒興趣才填文組的。」

「是喔。可是聽說其他系上老師也都不錯啊。」

「看運氣啦，就算碰到認真的老師也不一定有好同學相互激勵。」

「唉叻，別兇巴巴的。我介紹幾個學校的電腦高手給你認識好不好啊。」

被一個唸化學系的電掉就已經覺得很神奇了，淡江竟然還有其他像他這樣的高手在？整晚長談才知道，有很多新出的網路卡的Linux 驅動程式就是他寫的。更令人訝異的，他還告訴我一個唸水環系同學，即使系上的課程非常重（大家都知道，唸水環系幾乎是等於雙主修），還能空出時間來研究作業系統。竟然還是作業系統核心的行家，甚至比那些資工電機的還要了解。還有一位久仰大名的某系BBS 站長，竟然他也認識。

「難道你沒有聽過所謂的黑客文化嘛？」

「黑客？我只聽過駭客。」

「喔，這是為了跟那些專門入侵系統的人作區分，有人提出了黑客這樣的新翻譯。」

「不懂。」我雖然對hacker的等級區分稍有耳聞，卻不是那麼的清楚。

「好吧，廣義的來說，駭客們喜歡智性挑戰，能以創造力克服或跨越界限；對有任何感到興趣的事物有極高的熱忱，很可能因此沉迷或成為行家。」

「那，這樣不是連理查費曼都可以算是駭客了嗎？」

「對啊！你不知道他是公認的hacker典型嗎？」

「可是他的傳記裡面從來沒有提過他是一個駭客啊。」

「你怎麼會一點都不知道呢？黑客不是自稱的，要被他人稱為黑客才算數。有些黑客們會自認為是某種菁英，這有點像是知識份子的自覺，他們經常默默付出，名利都不是值得在意的東西，他們也十分歡迎新的成員。因此有黑客的身分是令人感到榮耀的。不過，若你自稱是黑客而其實不是，你也不過是白爛罷了（笑）。其實黑客們都專研的又深又廣，又有熱情。像那個BBS 站長，就非常熱中於讓BBS 發揮促進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功能。」

是的，我好像遭受到什麼樣的衝擊一樣。有點微醺，像是莫逆之交相見恨晚；又有點像是心頭被什麼東西刺到了一樣在抽搐著。等待心情回覆平靜時，天已微明。

「真沒想到，淡江有那麼多人為了自己的興趣努力著。」

「喂！沒有夢想沒有希望，任誰都不會活得下去的吧。你也別因為學校輕視人吧。」

我靜默著……。感覺就像是心頭的最後一粒砂子沉到了底那樣平靜。

「我也想變成一名黑客。該怎麼做呢？」我對著視窗裡的朋友說，我，想飛。

「很簡單啊。只要找出你真正的興趣在哪裡，快樂的玩、學習，就好啦。」

「嗯……」我不知道該繼續說些什麼。

「好啦，我先去睡嘍。你好好加油吧。」

此時我才發現：不知道什麼時候，電腦悄悄的回到了我熟悉的狀態。

「那要怎麼稱呼你呢？」

「相逢何須留名，而且你知道我的ID啊。也許哪一天網聚，就能見面吧。反正在網路上，人都不難找。掰掰。」

還沒來得及說再見，他的ID就消失在電腦螢幕前面了……

這件事情回想起來，還真像武俠小說。網路就宛如一個江湖，高手隨處都是。有人不為名利，沒有流派。有人靠一身武功賣藝混飯吃，也有人商業化經營。現在想想，實在很感慨。當初不知道哪位記者，為了炒作新聞，竟然把駭客這個外來名詞斷章取義，大肆渲染。害得hacker這個字眼在一夜之間，從原本是人人敬佩的榮耀，一下子落得跟cracker 般人人喊打。大家都不了解，駭客其實是學有專精，涉獵廣博的哲學家們。哪是今天破解幾個程式、明天摧毀幾台主機就沾沾自喜的虧客們所能比得上的呢。

我張開了眼睛，嘆了口氣，把電腦螢幕打開。注視著眼前的這段程式碼，一邊寫信給剛才那位皮卡丘同學：

喂，皮卡丘啊，我這邊有一段程式碼的蟲很難解喔。有沒有興趣挑戰看看呢……

believer留

2010/09/27